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錄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秦　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蕭廷筠

謄錄監生臣馮日琛

讀書録卷七

明　薛瑄　撰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徳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儕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邪惟河南程夫子倡

明絶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頤外實中虛頤頷之象
人渾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毛竅各具一太極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卦之德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

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即繼之以殘暴淫侈之主也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即繼之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即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綿國祚者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顔子之樂亦如此

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黙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釋氏逃世滅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毋以為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為不仁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

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知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氣機無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來

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静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静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寂閉蔵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静也

觀易横圖見生意之無窮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也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以

為防小人之法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者如此則反終而知其往也亦如此死生非有二致也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無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有而無也必矣

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為異端惑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説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氣

為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為變也精氣為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為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為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勑天之歌喜起熙為韻臯陶賡歌明叶良康為韻脞惰為韻先儒謂此乃三百篇之權輿良是

古人論治必本末兼舉如臯陶陳謨首曰允廸厥德本也謨明弼諧末也及帝問其詳則曰云云蓋慎厥身脩

思永惇叙九族皆允廸厥徳之事庶明勵翼皆謨明弼諧之事邇可逺在兹則通言上文之效

臯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不出於此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廸厥徳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葢允廸厥徳者實踐此徳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徳之推行耳茍非實踐此徳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廸厥徳又知人安民

之本源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

地無根附於天耳

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語以立意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為政通下情為急

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已之耳目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之各具一太極也

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

文公祭凡予老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大而無外也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小而無内也

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能已而

死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宗族皆爲金人所虜甚至辱及陵寢以大義言之只當以不共戴天爲心而求所以必報其仇至於死生存亡非所當計也若區區爲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能伸大義於天下矣秦檜所以得售其講和姦謀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來之也嗚呼可恨哉

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

德夫

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美之中多繼以規戒之詞深得古詩遺意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不明理者冥行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張子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

立天地之大義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張子所謂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但易兼理氣言張子以氣言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是則言雖殊而其致一也

參同契全是先天圖卦氣方位流行朱子所謂大易圖象隱者隱於此類可見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同出於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勑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泰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為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為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無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誠者不息偽者易輟

克己之目動無視聽言三者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塵一介安往而不可指太極哉

畫出天地萬物理象數以示人者六十四卦也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黔中夢對衆儒士說書余謂之曰一字尚不能識既覺得此語遂中夜燭下書之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

於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而不覺耳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為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之神在我為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備於我舉此亦可見

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人一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氣合精凝為神遊魂降魄為鬼

鬼者一往而不復覯天地之化可見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一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一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榦又統體之太極也枝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仁義禮智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青黄赤白黑鹹苦酸辛甘天命人性五常四時五行五色是皆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命一也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智在朋友曰信其性一也

程子曰始此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小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若中和獨立因記於此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

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
者可為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日載月䰟載魄載乃加載之載朱子於楚辭辨之詳矣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
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為吏不可一事茍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茍其餘無不茍矣

未有逆理而能久者閒有之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聖賢之言如著龜言吉則吉言凶則凶或不然者但有淹速耳時下通塞不足為欣戚要久而後見

人當自信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衆曰然而有不然者衆曰不然而有然者惟理明者能知之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為戒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

善惡分明有降祥降殃之報間有不然者非常理也

河氷解者非自上消也由陽氣自下而上騰也故時至三陽之月則陽氣上達而河氷畢解矣

上交諂者人多有此失葢事上以恭為主恭之過則不覺有趨之之意是即所謂諂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舜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遇横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寛矣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已求諸已者無不盡善而

猶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理自不可泯所遇稍有識者皆能言天理但真知而篤信者少矣

春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理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一不容二邪正不兩立

去弊當治其本本末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

而賢知之所深慮

觀野馬而知化機之無息

游氣紛擾野馬是也

禮人不答只當反其敬

為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不為人之非笑而易其所守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萬物皆氣機之所為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

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葢自三月五陽一陰之時而姤之初爻已兆於夬之下矣先儒謂陽

亦然者正謂此耳

名利關誠實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恭而和處衆之道

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子房庶幾焉

不為衆譽而加喜不為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君子志於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容髮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道大無對故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小知之人得用即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馭人者人亦以術而待觀漢初君臣可見

禮樂至於龔本尚末乃周衰之弊況末猶不得其正乎噫弊也久矣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論女色好貨者開口即論貨財他皆類此至於匿情而言正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憎惡之以為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薫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寛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富莫富於富有大莫大於無方拘於物者不足以語此

惡流之濫而决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於小知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被髮而祭於伊川興辛有之歎非知幾之君子孰能與于斯

誠意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氣機之運必無差爽但其理微而人自不察耳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茍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汙猶王翦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一縷之肉而萬蟻咂之一勺之水而萬魚吸之欲滿其欲可乎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

天道甚可畏感於此則應於彼但有淹速不同耳

揚子曰後而有如揚子雲者必好之矣某之自信亦然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奬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衆人之見也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

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又為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方圖圓圖横圖竒耦皆相對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可以形容道體

人能弘道見氣强而理弱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是則上下内外皆天也

吾意天地一終之時昏暗之極未必便得開明觀一日之暮可見但動静之機未嘗息久則漸次開明矣一時之末一日之暮一月之晦一歲之暮一元之終皆氣化之息也但久速之不同耳

復為動之始乾為動之極姤為静之始坤為静之極静極復動動極復静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来姤之初爻自乾之初爻来陰陽互根此亦可見

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古今世運可見

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昌黎所謂浮誇是也

春秋時尚辭命而文過其實者多然亦可以觀世變矣

左傳所論是非一一有吉凶成敗驗於後豈盡然乎

天開於子山水之原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左氏極有膚淺者只是理不明

伯宗曰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君子語大而天下莫能載語小而天下莫能破須要真見得不能載不能破處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子

之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學
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
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
楚辭載營魄之載與漢史從與載之載揚子載魄之載
韓子畫記以孺子載之載皆加載之意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
方始有得處

中庸一書皆性情之德而所謂誠者即此德之實也

微而草木大而陰陽造化盛衰之理一也

余所見誠有惻然不忍者非強然是所不能已也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一切外事與已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為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有所自樂則不為外物所移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正所以吉也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剥復之類可見

感應之理於先天圖見之

陰陽迭勝無須臾止息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來觀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半陽中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於是可見

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於後來弟子無疑

易之為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即如晝夜可見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

地於天中一毫毛耳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

閒則備矣即鳶飛魚躍之意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至哉言乎

反身而誠最為難事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己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隱也形而下者謂之器費也

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元不相離舉目皆是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己所獨得而人不及知者焉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只是不著實小人不知義理或名或利凡可以茍得者無不求之

一故神兩故化近觀之人身遠觀之天地無不盡然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

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强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鄭瀞吉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

無驕能無復怒無諆非德無犯非義竊謂九言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即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

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程子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為三郤譖而殺之

正風未幾而變風繼之正大小雅未幾而變大小雅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怪哉

不忮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鴈大雅至於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黄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巳之三要也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禄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怠職者之戒
一五行之疇於八疇無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天下之理豈有出於無極太極之外者哉其旨深矣

勢屈於匹夫義不勝也

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為警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統天地萬物為一理所謂理一也在天有天之理在地有地之理在萬物有萬物之理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

統乎分殊分殊所以行乎理一非有二也

如人一身之理理一也四肢百骸各具之理分殊也理一統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有此理則有此物及有物則理又在物中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氣

質之性非有二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有道也鮮識其真也

造化非陰即陽人事非柔即剛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為也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則性之所為也

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録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悞蓋人身與語言

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為理則是認氣為道昧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暗也水之濁以淆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

之拘也

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節為難也

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聖人有耳目鼻口之理塗人亦有耳目鼻口之理聖人有心肝脾肺腎之理塗人亦有心肝脾肺腎之理聖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塗人亦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但聖人稟得氣質清粹故能全盡此理衆人稟得氣質昏駁

有不能全盡耳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為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闔者以此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嘗自以為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為堯舜矣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吸為呼之根呼為吸之根即陰陽之一動一靜而互為其根也以至一語一默無不皆然則太極陰陽之妙又豈外於人之一身哉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豐諸邑林木稍長即悴可見

一理也得之為天得之為地得之為萬物

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黙識

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真有形之可見也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心至爲神明如来日將早作今夕雖熟寐之甚及至其期而自覺豈非心之神明乎

人惟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為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如來旦將早作而中夜屢寐屢寤警惕不安者心之神明使然也

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

人皆為所惑何哉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髠其髮絶其配不孝絶倫之罪大矣

莊子曰泰宇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也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

私所謂無欲也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皆實理也知者鮮矣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無有大於理氣者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耳

中庸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無極而太極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張子曰一故神神即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則神為無用之物矣豈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哉

只一箇太極行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無所不在

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視其色在目而知其色之理在心聽其聲在耳而知其聲之理在心食其味在口而知其味之理在心聞其香在鼻而知其香之理在心此心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

天人一理故致乖致和無不感通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耳順則聲入心通目明則物接理見

莊子曰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召和召災可知矣

七竅鑿而混沌死七情熾而天理亡之譬也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異此理之必然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方土石有五色雲氣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下民之冤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慎言謹行是脩己第一事

人之所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非義則律為八分書可見

余一夕夢先人告余曰慈溫良得非有所警乎

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只四勿念之豈有差乎

天下至貴者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為天下至貴不亦宜乎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乞墦之富貴恬不知恥可怪也夫

責人當反求諸巳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錄科儀飛昇黄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朱子於吾無隱乎爾章以作止語默無非教也釋之葢作與語屬陽動之發也止與默屬陰靜之為也動靜陰陽曷莫非是道之著至於動而靜靜而復動循環無端

則天道之至妙者也其示人之意豈不顯而可見哉

曾點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其動靜從容者此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亦此理也是則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安往而不然哉

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認得為巳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翫味體認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翫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道有正有邪德有凶有吉此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也

氣質之蔽最深民不可使知之是皆蔽之深不能有以

開其識也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是皆氣質蔽之深也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命性道教只是一理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為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

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
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讀書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録卷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日琮

讀書録卷八

明　薛瑄　撰

所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耳目之聦明為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為魂魂者

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為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為也

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史臣首叙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為乾禹為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此歟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禄即有自滿之色觀臣克艱厥臣及為臣不易之語禄位果可自滿乎

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靜而有識者陰魄也

夜氣如泉源淯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變化無須臾之止息

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造化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間斷無空缺
知而不仁如老莊之流是也
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知
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朱子曰誠之有物不待形而有蓋雖冲漠無朕之中而
萬象森然已具矣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所謂無忘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背馳可不念哉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至誠無息者大德之敦化萬物各得其所者小德之川流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為二

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此見作易之本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存

知崇禮卑成性存存應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其

中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

天者陽氣之實體地者陰形之實體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夫子之德溫良屬仁儉屬義恭讓屬禮

近世易書詩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說

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太繁複汗漫而學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隔支離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其他割裂舊說附會己意但欲起學者之觀聽圖已名之不朽駁雜浩穰害理尤甚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

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雲而雨者自無而有雨而晴者自有而無雷霆風露之類亦然

太極中無所不有分而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無所不在

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其理無窮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為出身

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巳以求其實聖賢埀訓之意果安在乎

寒暑往來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人倫綱常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為之主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為露也如人髮中有汗然

曹縣分司偶覩新竹記此

因觀烏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天地分明一大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來

知道則自簡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群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霸上攻嶢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皐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間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為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群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

帝業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天地萬物皆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其一分分殊也通書一誠字括盡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讀易在識時勢

存心不失為中應事不差為和

中也者至德也和也者要道也

地泥城隍墻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

於此亦可見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為仁分殊為義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䰟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升降為言耳此中庸或問朱子之言死生之說不過如此

昔人訓皇為太極為中皆虛字也朱子非之謂皇為君極猶屋極之極則二字皆實矣盖謂極居此物之中則可便謂極為中則不可近因道出武定州北隅觀郵亭撮頂一木居中衆木四面輳之此正所謂極也因朱子之說

而記余之所見如此

太極圖假象以顯義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已之法也

周公作無逸告成王遠舉殷之三宗皆繼體守成之君欲成王有所法也近舉太王王季文王皆周先哲王欲成王有所嚴憚以脩其德也其意切矣

闕

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

弊也久矣

高則明博則厚觀之天地可見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日入而群動息日出而群動作一息一作者其易之謂與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咲高言不止於
衆人之心驗之世俗誠然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世
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者皆時中也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
者必奪乃造化消息盈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

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强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為術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為之主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静無不括盡

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

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左半陽中陰也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亦未嘗不合

静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古人用字最客如冐色之冐字是也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

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静為陰陽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間斷破缺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隷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即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為二顯微無間不可分道器為二

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只是一箇性分而為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

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矣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

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間知者鮮矣過一分為太過不及一分為不及此中庸所以為難也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着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為一老莊指太極為氣

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理氣密匝匝地真無毫髮之縫隙

無大無小無內無外一以貫之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知盡事兄之事而得其禮盡朋友之交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正肅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往而非理一分殊也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理為萬物之一源理一也萬物各得其一理分殊也

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

全其致一也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畫前之易太極中森然已具者也

太極雖冲漠無形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窮之數已森然具在其中矣

太極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體用一源也自六十四

卦以至兩儀太極顯微無間也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已之事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已最為難事惟嘗用力者知其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法洛書以叙疇聖人之心與天地之心分明爲一

未有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於冲漠無朕之中未有兩儀四象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具於太極之内乃所謂體用一源也

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冲漠無朕之中樹根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隨之樹之根由是生焉

太極圖理一而分殊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天地萬物體皆虛而理則實

四時温燠寒涼之氣人體無不覺者則人與天地同體可知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非特易爲然太極圖亦是已

無窮盡無方體太極是也

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爲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箇小圈子即五行各具一太極也其下一小圈子乃理氣妙合而無間也又下一大圈

子乃氣化生出男女牝牡雌雄而各具一太極也又最下一圈子乃男女已生之後形交氣感形化萬物而各具一太極也

大德敦化者中也性也一也小德川流者和也情也貫也

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良

心蔽而天理晴猶為間不用而茅塞之也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方消而屈者鬼之迹也

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中庸之至誠無

息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人乎

偶過長清知已斷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於心而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正統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茌平燈下書上兩節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雨露雪霜只是天地之氣凝結而成者如人之呵氣遇

冷成氷結髓其理可見

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會盟而不知有天子之命非義甚矣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事物當然之理如父子之仁之類是也所以當然之故乃仁義禮智所自來在天為元亨利貞是也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所謂直書

其事而其義自見也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

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義而無泛論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此言近正

安其內不求於外見其大而畧於小正統五年正月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語因記之

小人不可與盡言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待小人嚴而和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易大象皆以義理言

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行之妙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資始資生固乾元之氣而其理則太極也

風霆雨露之氣所以成物者皆太極之所為也

大氣發生一切有形之物而太極為之主

以鼻息觀之呼感得吸來吸感得呼來

暑為感感得寒來則寒為應寒復為感感得暑來則暑為應應又為感感又為應于是見感應之無端

感應之理于太極圖隂陽互根見之

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感自外來應由中出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容移之機無毫髮之間斷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絶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萬化交則通不交則隔礙而不能成化功

太極圖如水一源流而為千支萬派却都只是源中水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竒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

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因小生對句便知有陰陽

太極只是性

太極是性之表德

宋文帝子劭巫蠱事覺不能斷以大義誅之卒有合殿之變正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聖賢著書立言句句明理非欲言詞之富麗也

易横圖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極圖則一理二氣五行男女遂至於化生萬物雖所推有詳畧之不同其為理氣則一而已矣

太極圖上一圈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圈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圈即在下餘圈之中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人熟寐而有知覺正如純坤卦下一爻中有陽動之幾

也其理妙矣

如王莽之徒竊人之國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塚者歟

鳶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原之意言道無所不在也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

物之觸目觸耳者皆活潑潑地之理

風動林木即鳶飛魚躍之意

屈以感伸伸為應伸又感屈屈為應屈又感伸伸又感

屈屈伸感應如循環之無端

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

夫子之心者當于此觀之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以

折衷群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

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道義則溺心於文字之間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即繼之以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以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皆由知止定靜安慮而後得止於至善也

男女氣化之太極與萬物形化之太極一也

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其中互文也

但是血氣之物靈於他物

飛潛動之物靈於植物而人又動物中之尤靈者也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人雖各是一體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之間

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中和不可須臾離葢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得則道不在經者可黙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之

屋極北極爲有形之極太極乃無形之極也故曰太極本無極皇極之極以物之在中而言如屋極北極之義若即訓極爲中則非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體之太極也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之患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群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多見其不知量也

鐵中生火陽生於陰也

就天地萬物中各具一理者各具之太極也合天地萬

物為一理者統體之太極也

天地間理無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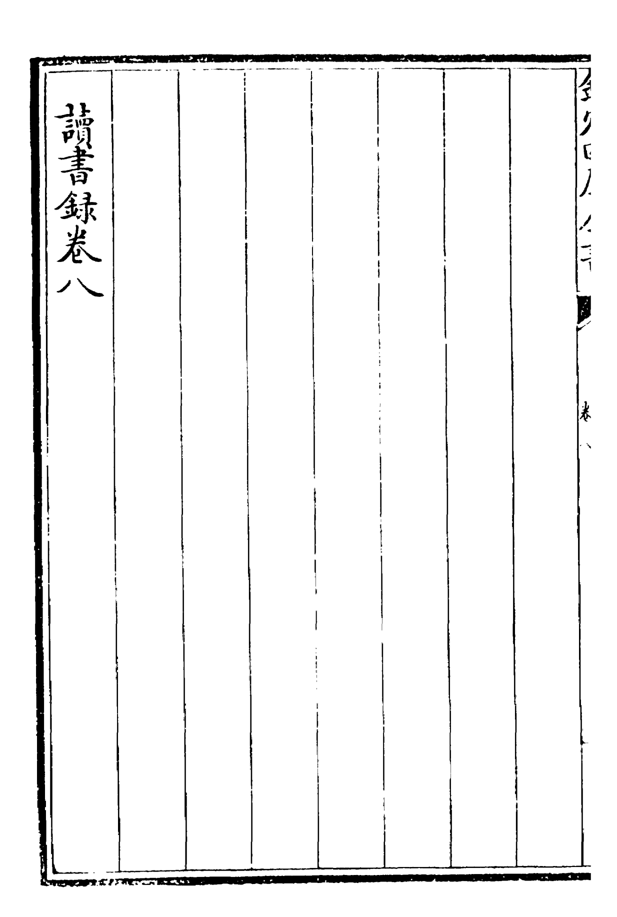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忘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輕諾則寡信

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讀書録卷八

讀書録卷九

明 薛瑄 撰

舉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萬物之理其則也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

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

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虚之本體自若萬事萬

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孟子曰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為之方
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潛翫積久
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於記誦辭章之末欲
求自得之妙難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
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於高明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亦於人心見之

觀敬之詩成王眞得傳心之學者也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

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讀西銘如見天之大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於仁況未至於憲之學者可不勉乎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聖人之博博而約以其有此理也衆人之博但務聞見之廣而不察其理之有無此所以異於聖人之博也
好為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内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

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即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之太極即全體之萬殊非有二太極也

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此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仁義禮智信五字括盡小學一書亦括盡五經四書人

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見理明則處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見道器合一之妙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字字貼在圖上朱子解亦然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賛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道以渾淪言之義以條理言之

孔門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顔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大而無外天道之於穆也久而無窮天道之不已也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太極也蓋太極有動之理故動而生陽太極有靜之理故靜而生陰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識得

聖人之言如蓍龜曰吉則吉曰凶則凶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蓋進而盈溢樂也以反為文退而收斂禮也以進為文

惟正足以服人

孔子微辭與義多在繫辭伊川微辭與義多在易傳

德是得於心行是德之見於事者如仁義禮智德也仁形於孝親義形於事君禮形於長幼智形於夫婦之類皆行也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埸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

必為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二十三四夜深時月初出東方其終䰟于東之光比未望載䰟之光尤光明者蓋初昇之日光尤甚西下之日色故其光明如此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猶惡覩泰山而喜丘垤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

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必上達乃有知天之妙

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是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論語言知我者其天乎是天與聖人之心為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盖能得其所以言則於聖人之言仁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仁言義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義以至聖人凡所言之理

皆於聖人身上求其實則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黙識矣

宋儒亦有流於禪者不可不察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由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由

是當推以同之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作官一事不可苟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葢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隙於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其正者

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心無妄思言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道無待於言而著

無非道也識者鮮矣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為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為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纔呼即吸纔吸即呼無纖毫之間陰陽消息亦然天人之理一也

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之言

亦可取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為自修之要

靜可以制動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

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

體所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人

不知而不慍最為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即有不平之

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恒人不可與言上正猶徐無鬼武侯之對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劉靖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

側媚小人惟得是務不自知其可賤也

劉靖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恥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真是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立得脚定却須寛和以處之

但當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所貴於智者為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不能辨

烏足以言智

舉萬物莫能尚其過人遠矣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為道學之宗也

千萬人一人宜其識非常人所及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

裕財利之用

聖賢惡異端為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

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揺矣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違距亦名言也

無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恒人也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詩之意深遠矣非孟子孰能知之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内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進將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記曾點之言志獨詳其本末亦見道之大意者與

宋鑑取予是非未當者多讀者宜自謹擇

顏子為仁之效天下歸仁仲弓為仁之效邦家無怨其

大小可見

漢初君臣大抵尚詐如躡足封信蕭何賤市民田漢祖詐遊雲夢之類此其為雜霸之治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太史公作屈平傳有感而然也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鵩鳥賦亦有感而然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所是各正性
命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
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賛修朱子因濂
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

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理無形也假象以顯義易卦太極圖皆然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曽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氣有消息理無窮盡

理無方體無窮盡

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静而有得於心即所謂德
黙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已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竊疑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無間也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流無間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理不周流則不仁不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足痿痺不仁也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頑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體言理用言象體用一源言理而象在其中顯言象微言理顯微無間以象言而理在其中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於全之中又有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聖氣得其淸於全者無所蔽中人以下則氣質昏濁而全者不能無蔽與物之偏者無異此人有近於物者物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端之明者如雎鳩有别蜂蟻君臣之類此物有近於人者但物之氣質之偏終爲所拘不能通乎理之全

惟人能變化氣質則有可通之理故張子曰善變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蓋知言則理明於人之賢否無遯情如鑑之照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竊謂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

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為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為枯寂無用之物又焉能為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乎以是而觀則太極能為動靜也明矣

宋高宗中興之主陳少陽岳飛皆死于讒佞信用汪黄秦檜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水火木金土五行雖各具一性却總是一箇太極之理但五行之氣各有所偏故所得不全耳如普照萬物總

是一箇日光而得其光者有偏全由物有大小不同而日光則本無不全也朱子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不在者此也

宋嶽宗崇道教眞宗啟之也其效可見矣

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性

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讀書録卷九